

文 言
小 说

埋憂集

〔清〕朱梅叔著



岳麓書社

出版说明

《埋忧集》十卷，续集二卷，清人朱翊清（1795——？）撰。朱翊清，字梅叔，别号红雪山庄外史，归安（今属浙江吴兴县）人。屡试不中，绝意科场，终身未仕。据自序，此书当成于道光癸巳至乙巳年间（1833—1845）。考其书中内容，个别篇章（如《梦庐先生遗事》）或系后来增补。

《埋忧集》是一本文言短篇小说集，内容丰富。以爱国思想为主旨的，有《陈忠愍公死难事》、《瞿式耜》、《生祭》、《秦桧为猪》等篇。揭露明清两朝统治阶级残暴、贪婪、腐败的，有《剥皮》、《挖眼》、《周奎》、《贾荃》等篇。如《谄效》、《大人》，讽刺官场丑恶。如《考对》、《佛时贞观》、《殿试卷》，讥笑科场之弊与士风之下。而如《金镜》、《诗嘲》者，则刻画世态，针砭恶习；如《陆世科》、《冰山录》等，则宣传忠义为人、正直处世。还有如《李自成》、《武松墓》、《毛文龙传辨》等，记野史佚闻，亦可备一说。如《地震》、《异蛇》等，写自然现象、生物界奇闻，又颇具趣味。凡此种种，当可流传。另外，写男女情事的，并非全属淫邪之作。而如《段珠》篇中写齐二寡妇，虽有对起义军的诬蔑性称

呼，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起义军领袖、女英雄的勇武面貌，亦不妨一读。作品中亦有宣扬因果报应、封建贞节、鬼怪、色情的篇章，则应予批判。

本书版本，有同治十三年杭州文元堂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清代笔记丛刊本，民国三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点校者以杭州文元堂刊本为底本，参照他本，分段标点，还做了些更正错字的工作，并删除了少量特别庸俗的文字。有不当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五年六月

自序

余自辛卯迄癸巳，二老亲相继见背，始绝意进取。鸟已倦飞，骥甘终伏。生平知交，大半零落，而又畏见一切得意之人，俯仰四壁，惟日与幼女形影相依，盖生人之趣尽矣。乃喟然叹曰：穷矣！然身可穷，心不可穷也！余诚弃材，不足与海内诸豪俊比数矣。夫蝉蚓不知雨雪，蟋蟀不知春秋，犹能以其窍自鸣，岂樗散之余，遂并蛄蚓之不若乎？于是或酒边灯下，虫语偶闻，或冷雨幽窗，故人不至，意有所得，辄书数行，以销其块磊，而写髀肉之痛。当其思径断绝，异境忽开，眈眈如孤凤之翔于千仞，俯视尘世，又何知有蝇头蜗角事哉！于是辄又自浮一白曰：“惜乎！具有此笔，乃不得置身史馆与马、班为奴隶也，是亦足聊以自娱矣！”

今兹春归里门，篋中携有此本。诸同人见之，咸谓可以问世，谋醪金付梓。顷来此间竹屏蒋君又力任剞劂事。蒙诸君雅意，使得免仲翔没世之感，余亦何能复拒乎？独是余老矣，追忆五十以来，以有用之居诸，供无聊之歌哭，寄托如此，其身世亦可想矣！因书数语，以志吾恨焉。

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良月八日，归安朱翊清梅叔氏自题
于浔溪寓舍。

埋忧集目录

自序(1)

卷一

穿云琴	(1)	熊太太	(3)	嘉兴生	(5)
潘生传	(6)	周奎	(10)	义犬豕	(10)
戚自治	(11)	可师	(13)	扛米	(14)
无锡老人	(15)	尸擒盗	(16)	钟进士	(19)
蛇残	(20)	赌饭	(21)		

卷二

雪姑	(25)	吴烈女	(26)	程光奎	(27)
诸天骥	(28)	雷殛	(34)	蟋蟀	(35)
活佛	(35)	通字	(36)	海鳅	(37)
大人	(37)	捕鬼	(39)	郭某	(40)

张痴 (41) 绮琴 (42)

卷三

昭庆僧 (47)	双做亲 (49)	周烂面 (50)
狗羹饭 (51)	邵士梅 (52)	沈博年 (55)
陈三姑娘 (56)	大人 (57)	云雨 (58)
春江公子 (58)	雾淞 (59)	疫异 (60)
水灾 (60)	谷里仙人 (61)	白雀 (61)
龟王 (62)	薛见扬 (62)	考对 (65)

卷四

人形兽 (67)	异蛇 (67)	秤掀蛇 (69)
名医 (69)	手技 (71)	田鸡教书 (71)
铁儿 (73)	金蝴蝶 (75)	柿园败 (76)
慧娘 (76)	贾荃 (80)	支氏 (82)
堕胎 (82)		

卷五

锁阴 (85)	火药局 (86)	谄祸 (86)
送诗韵 (88)	龟鉴 (88)	阴状 (89)
箬包船 (91)	金镜 (93)	药渣 (95)
餠饼阿六 (97)	秦桧为猪 (100)	贾似道 (102)
鬼舟 (104)		

卷六

二仆传	(107)	段珠	(108)	金三先生	(109)
读律	(110)	卖诗	(110)	诗讖	(111)
秋燕诗	(111)	樊迟庙	(111)	施氏	(112)
空空儿	(113)	鬼灯	(115)	祭鳄鱼文	(115)
射兔	(116)	马宏谟	(116)	茅山道士	(118)
叶太史诗讖	(119)	奇狱	(121)	孺判	(123)
钱大人	(124)	夫妇重逢	(125)	宫伟鏐	(126)
海大鱼	(127)	车夫	(127)	奇儿	(128)

卷七

贾义士	(131)	姚三公子	(134)	赵孙诒	(138)
严侍郎	(142)	星卜	(143)	常开平遗枪	(143)
人面豆	(145)	奎光	(145)	陈学士	(146)
徐孝子	(146)	男妾	(148)	上智潭電	(148)
武松墓	(149)	死经三次	(149)		

卷八

宅异	(151)	柜中熊	(152)	遗米化珠	(153)
梦庐先生	(153)	捐官	(15)	辨诬	(156)
金氏	(157)	荷花公主	(158)	夜叉	(162)
奇疾	(163)	真生	(163)	明季遗事	(166)
树中人	(167)	陈忠愍公死难事	(167)		

卷九

六卷

- (10) 乌柏树 (173) 狮子 (174) 谄效 (175)
(11) 醉和尚 (175) 香树尚书 (178) 全荃 (179)
(12) 周烂鼻 (181) 潘烂头 (182) 臀痒 (182)
(13) 草庵和尚 (183) 樊恼 (148) 许真君 (185)
(14) 茅山道人 (186) 憎须 (187) 梁山州 (188)
(15) 诗嘲 (188) 陶公轶事 (189) 改名 (193)
(16) 负债鬼 (194) 蛇异 (195)

卷十

- 鬼隶宣淫 (197) 狐母 (197) 七额驹 (198)
(17) 瞿式耜 (198) 孙延龄 (201) 缢鬼 (203)
(18) 乍浦之变 (204) 虎尾自鞭 (205) 夷船 (206)
(19) 瓮间手 (208) 挖眼 (209) 狐妖 (210)
(20) 织里婚事 (214) 臭金 (215) 佛时贞观 (216)
剪舌 (216)

续集卷一

八卷

- (21) 刘筵 (219) 黄石斋 (220) 对缢 (222)
(22) 生祭 (222) 熊襄愍轶事 (223) 地震 (224)
(23) 王秋泉 (226) 蚺蛇 (227) 采龙眼 (229)
(24) 大言 (229) 陆世科 (230) 猩猩 (231)
燕妒 (232) 戒贪 (232) 师戒 (233)

牡丹	(234)	柳画	(234)	湖市	(236)
冰山录	(236)	泰山	(237)	夷俗	(237)
双林凌氏	(238)	杨园先生	(239)	水月庵	(240)
腹语	(241)	刘子壮	(242)	熊伯龙	(243)
库中画	(243)	乩书	(244)	玉人	(244)
天主教	(244)	大胆	(245)	项王走马埭	(246)

续集卷二

无支祈	(247)	人面疮	(248)	陈句山	(248)
瘞蚕	(249)	偿债犬	(250)	剥皮	(251)
仙方	(253)	耿通	(253)	陆忠毅公	(254)
异兽	(256)	殿试卷	(257)	推背图	(260)
李自成	(261)	徐珠渊	(262)	毛文龙传辨	(263)

埋忧集卷一

穿云琴

康熙间，勾曲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子。以幼孤避乱，入道劳山。性豪逸，耽书嗜饮，善画墨竹。尤精于琴，遇良材，必重价购之，至于典质不倦。

后闻新安吴商名畏龙者，蓄琴颇富，裹粮往访。商见其携有古琴，问：“炼士亦善此乎？”对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即指手中所携者曰：“此宋贾相悦生堂中物，向以五百金购得之，然亦非上品。闻先生多蓄古琴，故不惮远涉，未识可赐一观否？”商与论琴理，筌为细述勾拨挑剔之法，语多神解。商一时未能尽领，请传之妙手。筌解囊，为弹《水仙操》一阙。商危坐竦听，如有山林杳冥、海涛汨没起于座中，辄为叹绝。筌停琴，言曰：“此调自伯牙传至嵇康，名《广陵散》，所谓观涛广陵者也。康死，此调已绝，某特以意谱之耳。”

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余琴，皆不足观。最后一琴，以金猫

睛为徽，龙肝石为轸，背刻二字曰“穿云”；质理密栗，古色黝然：旷代物也。筌爱玩不忍释，请以所携琴易之，不许；增以五百金，亦不许，呼仆取入。筌乃起，怅然而出，谋诸阍者。阍者谢曰：“主人亦徒慕风雅耳，本无真赏。今见师赏鉴若此，岂复能动以利乎？”筌乃出，赁居一僧寺，誓不得琴不返。然卒无可为计，惟日饮。

无何，一夕对月独酌，念资用将竭，而宝琴终不可得，凄然泣下。忽闻墙阴屣响有声，一女子丰姿绰约，含笑而至。曰：“如此良夜，请为清歌侑酒，以破岑寂，可乎？”筌讶问：“美人何来？”女曰：“勿劳穷诘，当非祸君者。”遂于怀中取黄牙拍板，唱《琴心》一折，音韵凄婉，顾盼生姿。筌连酬数觥，竟醉倒于床上。及醒，窗中斜月莹然矣，女犹坐于灯前。遽起，促之归寝。女曰：“妾亦非私奔者，自蒙青盼，觉人间尚有中郎。继知君情深如许，故背主而来，将以此身相托。即君心中事，或者犹可借箸，不意见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搵泪。筌见其罗袂单寒，转更韵绝，乃拥之入怀，为诉流连之故。女曰：“此易事耳。”筌闻之，喜极曰：“然则今夕愿为情死。”遂拥入，共相缱绻。既而鸟语参横，女急起，曰：“吾二人岂可复留此耶？”筌辞以商琴未得，女笑语曰：“第行勿忧也。”即往墙角取一小篋，出水田衣裙各一，并冠履，易作道装。相与促装，启后扉而行。

中途入一村店沽饮，先有一道者在座。筌揖与谈，理致玄远，遂邀共饮。女避去。道人密语曰：“君相随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时，某于门外作法，君当紧抱勿释。”

如其言，果得一琴，即商所宝藏者也。大喜，持示道人。

道人曰：“此杨贵妃遗琴也。传至南宋理宗，曾以殉葬，后为杨琏真伽掘得，非君不足当此物。亦见古今神物，必不终沦于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复至劳山矣。”笈乍闻，恍若梦醒，遂起再拜，携琴入终南山，不返。

外史氏曰：以吴商蓄琴之富，而仅得一穿云琴，亦见神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宝，而慢藏以失之。名曰畏龙，称其实矣。彼劳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以金尽饮泣，设其终不得琴，其将不复返乎？痴哉道士之好琴也！然非道士之痴，又乌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脱自喜，而卒于一艺无成，皆其自谓不痴者也。于是乎道士之痴，乃不可及。

熊太太

宣宗时，神木秦钟岳之父，以从军过五龙山。偶出猎，迷路。但见五峰突起，四面壁立如削，深林密箐，虎啸狐啼。其阴岩积雪未融，照见岩壑有洞。洞口光滑如镜，知有物出入。益惶急，攀藤觅路未得。忽闻腥风过处，一熊突至，攫秦反走入洞。洞广可亩许，旁漏日光，其中半藉羽毛，积厚寸余。熊挟秦置其处，复出，举穴旁大石塞洞而去。

秦谓熊幸得异味，必将引其类至，共试爪牙。正徬徨间，熊忽以手揭石而入，左手携一鹿掷秦前，抚秦为嬉笑状。遂取鹿肉自啖，并啖秦。秦察其意不恶，即出所携火具取火，拾洞外落叶炙以为食。熊弃其余肉就秦食，甫尝一脔，辄点首喜跃不已。入夜即拥秦卧。数月竟产一男，自腰以下鼬毛如蝟。

秦初未有子，意亦良得。熊朝夕哺乳如慈母，其后渐解人语。驯狎已久，洞门常开。秦思遁归，顾儿未能舍去。阅四载，儿壮伟似八九岁者，行步如飞。后值熊出，秦携儿竟出。狂奔数十里，见猎者数人，从之，取道而还。

初，秦出猎不返，皆以为饱于兽腹矣。及是归，众询得其故，见儿雄伟，有熊虎之状，益惊喜，如获异宝焉。顾儿常思熊母，屡欲往寻，禁之，辄号哭不食。其后儿益壮，喜驰射，力挽千钧，神勇无敌。一日挟弓矢上马驰去，至暮不归，寻访无踪，意其往从熊母，然无敢往追者。秦以儿尚幼，谓其必死，痛哭而已。

无何，儿竟负熊归。自言初出门时，向人问五龙所在，如其言策马而前，亦不至迷失。惟路中不可得食，则射鸟兽食之。最后至榆林东南，遇一樵者，自言知母所在。引至洞口，俛不见。儿入洞，熊母俛自外来，将攫儿食，为儿所持。哭诉颠末，且解下体毳毛为验，乃止。儿遂请母出山，不从。儿哀祈数日，母始首肯。然非儿负以归，母亦不敢来也。言未毕，熊直扑向秦。秦跪谢，儿亦伏哭祈免，熊始怒目而止。秦起，唤其妻出，与相见，熊辄叉手答拜。时钟岳年才十二也。

天顺二年，孛来犯神木。钟岳聚乡勇御之于定边营，所向无前，追至河套。擒孛来而还。大帅上其功，授榆林参将。弘治间，火筛犯塞，钟岳大破之，斩火筛。升左都督同知，世袭。遇覃恩，钟岳兼为熊母请封诰，天子以其生子克家，遂奉俞旨。比诰命至，秦挈熊母出，被以命服，随例谢恩，悉如常人，惟不能跪与言耳。后太后闻其事，为幸其第观之，赐号为熊太君。

自是人呼为熊太太云。

外史氏曰：熊太太，余尝得之友人，以为创闻，故特叙而传之。或云此事已见《子不语》，此篇叙事，未知能出其范围否，否则删之可耳。《八紘译史》又言：猩猩国在大洋中。明嘉靖时，武陵商富玉泛海遇暴风，舟溺。玉及众商飘抵绝岸，饥甚，采桃李食之。俄有披发而人形者接踵至，身生毛，以木叶自蔽。见人皆喜，挟以归岩洞中。后一牝者与玉为偶，产一男。其后乘间得归。既长大，常卖茶于市，人目为猩猩八郎。事亦可记，故附及之。

嘉兴生

道光辛卯浙江乡试头场，陶字十七号，嘉兴学生李某，自接题纸至上灯后，三艺已脱稿矣。挑灯朗诵，意兴方酣。无何，冷风骤至，灯暗似豆。一少妇淡妆缟袂，褰帘而入，向生缔视，曰：“吾寻汝已百年矣！”生不觉失声大叫：“丽卿饶我！”既而扬尘舞蹈，口中哢哢不可辨。而吐词娇婉，细审似是中州语音。

比晓，监军往稟号官。号官至，但见其以两手作格斗状，其指尖皆赤若涂朱。旋复大矐曰：“尔其奈我何！”号官取其卷视之，嗟惋不已，遂唤青衣二人挟生出。甫出头门，生直前向人丛夺取一眼镜，拆而抛之，拍手大笑曰：“好了好了！”众询知其病狂也，姑弗与较。而生则殊已了了，向其同寓接考者相劳苦如故。

归寓，众环集询状。生曰：“始见女入，殊昧平生。继遂不

复省意，但见女教余举佩刀自刺，又教余解带自缢，皆为余祖夺去。谓余曰：‘此案殊未了。汝记取明日卯初，关圣行香过此，汝即出号求救，或有济也。’

“次日，天既曙，忽闻空中细乐嘹唳，呼殿杂然。遥望果见香云围绕，帝君御輿冉冉而来。余即出，伏地哀祈。帝君即左顾，命检旧案。一掌案吏，如神庙所塑判官状者，于篋中取黄册，反复良久，跪奏曰：‘此三世以前事也。’帝君索册阅毕，复命取善恶二簿阅之，谓生曰：‘此事彼自理直，且沉冤可悯，余亦无可究诘。但事已隔世，汝今生既无罪恶，每遇春秋祭祀，必诚必敬，即此一念，表之可以劝孝，但全汝一命可也。’遂取硃笔，索余手遍涂指尖。嘱曰：‘汝归号，可以此麾之使去矣。然彼愤固未泄，须记出场时，至头门外，即向人抢一眼镜，拆开抛去，可免也。’嘱毕，命驾而去。

“余始归号，见女颜色仓皇，正在逐号寻觅。瞥见余，柳眉斜竖，直前相扑。余格以手，女逡巡却立，切齿曰：‘负心汉！汝尚倚此神通，奴遂舍汝乎！’恨恨而去。余喜极雀跃，走至头门，则有青面狰狞披发持戒者数十人，分布两行，举刀乱刺。余急取眼镜分掷之，则霹雳一声，群魔俱杳矣。于是往市牲帛，至照胆台酬祀而归。自是亦不复再赴科场矣。”

潘生传

湖郡潘生，名羽虞，号梅庵。少孤贫，弱冠入郡庠。尚未缔姻，然勤学，美丰容，闺阁见者争好之。馆于吴门刘氏，书

斋后故有小园。

一日春雨初晴，生读倦，呼馆僮启后扉，步至园中。水复山重，洞宇幽邃。数转，见东北一带，朱栏回互，栏外杏花正开，弥望如雪。下临一池，桥上有亭翼然。生将往憩，忽闻檐马丁东，望见楼阁参差，涌现树杪。折而西，至其处，有海棠两株，当风乱飏。其上云窗雾阁，杰构俯临。

徘徊间，闻楼中吟声，细细谛听，乃“他生纵有浮萍遇，正恐相逢不识君”二语，哀怨殆不忍听。生不觉失声长叹。无何，风动帘开，一人倚栏凝睇，明艳无双，而眉锁远山，泪莹粉睫，正如带雨梨花。生乍见魂销，既而恍然曰：“是非苏家兰姊乎？何以来此？”女点首曰：“哦，是矣。”遂下，延生入。问讯已，备述飘零之状。盖女本住郡城苏家巷，为生从嫂之妹，字竟兰。嫁后随夫游幕山左，前年夫病歿，始携柩归。自幼与生颇狎，今别已六年矣。

生因问姊家尚有何人，女曰：“有叔舅，去年携眷入京，近亦闻已歿。家中止有老姑长洲卫氏，族姓又少，故僦居于此。”言毕涕泗交颐。生遂移坐近前，为之拭泪。女颀然曰：“甫相见，奈何无半语相怜，而轻薄若是！”生起谢，女始欢笑，徐问阿姊无恙，兄何时至此。生缕述近状，且曰：“使君尚犹无妇，姊将焉置此？”女默然良久。女仆擎杯茗至，啜毕，落日已在帘钩。生起，女送之门，小语曰：“此后课暇，勿吝玉趾也。”生诺之，怅然别去。

是夕女就枕，辗转不寐。残月既上，朦胧睡去，梦生来，就榻温存，女不复自持，遂相欢好，醒时觉绣袴犹沾湿也。曙后